野獲編

野獲編卷四目錄

宗藩

野獲編卷四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宗藩

論建藩府

嘉靖十年上未有子中外憂之行人司正薛侃建議謂先朝分封各藩必留親王一人在京謂之守城王或代行禮遇有事則膺監國撫軍之任至正德初而逆瑾剗之盡行出封乞查舊典擇親藩一人爲守城王若東宮誕生則以爲輔貳如再生皇子始遣出封王國其言甚危且守城王之名亦不載典故而侃同年彭澤者素媢

張永嘉又與夏貴溪爭爲都御史恨之甚因促令亟上便可坐夏主使且云張少傅甚善此疏當從中力贊上成之疏上上大怒會官廷訊五毒備下時汪鋐彭澤令侃引夏言主使侃抗詈不服乃得不死而澤遣戍永嘉亦罷歸穆宗初崩新鄭當國時有大俠名呂光者爲故相華亭所遣行間於京師因別遣客以奇計干新鄭謂主少國疑宜如高皇初制命親王爲宗人令領宗人府以鎮安社稷新鄭大喜納其謀呂又宣言於內廷云高閣老已遣牌迎立所厚周王入紹身取世襲國公新帝位不安矣兩宮大駭偵知果有宗人之說遂從中出旨

立逐新鄭時先帝升遐甫二旬距今上卽位甫六日耳
兩說俱關宗祧大計然其事創見人所不習聞處人骨
肉間尙不可深言況君臣哉薛之狂躁高之粗淺落人
度內俱不自覺掇禍至此不致爲郭損菴中允亦幸矣
○正德二年榮王之國常德府時廷臣抗章爭之其意
蓋與薛侃同而終不允榮王爲憲宗少子於武宗爲季
父使其果得留京師則辛巳之春興邸龍飛將有不可
知者況唐宣宗爲太叔故事在史册乎薛侃之言正觸
上忌諱且其時雖前星未耀而上富於春秋遽建此計
是待上以終無亂嗣如武宗也安得不干天怒乎賴上

寛仁偶不死耳

元子出閣

故事太子出閣設座于文華殿中自嘉靖十五年改易黄瓦仍爲主上開經筵之所二十八年莊敬太子行冠禮出閣禮官謂此殿更飾已久黼座所在禮當避尊上乃命改于文華門之左南向然而莊敬冠後二十日即薨并門不及御也至今上爲太子受賀禮臣援故事以請又改命設于文華殿東廊西向今東宫未立先出講學上命設座于文華殿之左室視兩朝加隆焉雖儲位未升而規儀已亞至尊其後福王讀書不過武英殿之

廊廡而已

聖功圖

宏治八年十月南京太常寺卿鄭紀進聖功圖于皇太子蓋采前代自周文王始以至本朝儲宮自童冠至登極凡百餘事前用金碧繪爲圖後錄出處并已之論斷于後時謂紀曾任祭酒以不稱調南京至是謀爲宮僚故有此舉至嘉靖十八年之七月南京禮部尙書霍韜吏部郎中鄒守益共爲聖功圖一冊上之謂皇太子幼未出閣未可以文詞陳說唯日聞正言見正事可爲養正之助乃自文王爲世子而下繪圖爲十三事且各有

說上云圖册語多曲隱假公行謗無人臣禮下禮部參看旣而命宥韜等罪其册疏廢不行至今上乙未年皇長子出閣講學時修撰焦竑在直爲講官居末亦進養正圖說一册不以商於同事後漸彰聞郭正域以宮諭爲講官之長大恨怒之次輔張位亦恚甚至焦丁酉爲北京副考遂借場事逐之至今未召用也前後三朝四公皆以納忠東朝被疑受譴若鄭紀者固不足言霍渭厓鄒東廓皆一時名士何以亦有是獻且書名亦同大是可笑至焦弱侯更以博洽冠世豈未聞前二事耶柳承襲爲之也易經一彖卦悞人乃爾○霍鄒二人尋俱

入爲宮僚

太子册寶

嘉靖十八年己亥二月朔日世宗將幸承天府册立莊敬太子及裕王景王裕卽穆宗潛藩也是日大禮甫舉內臣司寶册者各奉所賜歸而裕王册寶悞入太子所其青宮册寶乃爲裕邸所收中外駭怪是時莊敬已有疾年十四而薨逝穆宗與景王生同歲中外頗有左右袒之疑然册寶之兆久已定於冥冥及景恭王就國甫四年亦于國中下世雖儲位未建而人心大安矣己亥二月之誤豈偶然哉册立之日日下五色雲現時以爲

東朝之瑞其後穆宗竟從裕邸龍飛所謂休徵在此不在彼也

三王並封

國本之爭自乙酉至癸巳幾十年朝端競沸如蜩螗終不得請甚至廷杖空署罷逐而不能止至癸巳春太倉相公自省覲來京時虛首揆待者踰年矣至則預戒言路勿及建儲事閣中自當一力擔當忽有密旨至太倉私第次日即得待嫡之旨引祖訓爲証今且並封三王涂御史杰朱寺丞維京首爭之俱遣戍於是爭者滿朝而禮部陳主事泰來直攻太倉語太峻遂一切留中不

下太倉自認條旨之誤于是併三王之封亦寢涂朱免戍為民並封旨下時人多不諒太倉至其冬再三力請其密揭至二十餘上始命元子出閣講學雖未正儲皇之位而人心遂大定矣嗣得之一二名公云太倉從南來路遇諸儀部壽賢請告歸問以京師近狀且及册儲一事諸云上多疑猜未肯遽立有識者以並封三王為妥太倉猶未謂然復問趙定宇云何諸曰趙正有此議諸乃太倉丙戌門人也意遂信之抵京問趙少宰公果主此議乎趙曰僉言以為然不獨我也趙始與王微隙尋已講解不虞其非誠言追糾彈叢集始大悔之趙亦

特疏救正語甚侃侃太倉乃悟二人有意紿之業爲所賣隱忍不敢發至秋而有吳鎭告訐賴婚之事趙蒙惡聲去位說者又謂王相實主之所以報東門之役也然兩公俱當世偉人終不敢信其然

立儲儀注

辛丑皇太子册立儀注有太子受册恭謝皇貴妃之文蓋用宣德嘉靖舊儀也然考太祖初定之制本不及皇妃時懿文爲中宮所出自無他謁至宣德二年而英宗升儲始改添謝上與皇后八拜之後卽謝皇妃四拜皇妃卽孝恭孫后時尚爲貴妃英宗其所出則禮自當以

義起其後百餘年而爲嘉靖十八年莊敬太子升儲亦于謝上及中宮禮畢謝貴妃則俱用八拜禮蓋貴妃王氏亦莊敬生母而拜禮已並隆矣今東宮之立旣謁謝上位中宮先皇貴妃而次及皇妃俱四拜禮時生母恭妃王氏尙未進封故僅得四拜而貴妃鄭氏徒以位號尊重遂居恭妃之前此則前代所無而禮臣刱議者時以爲異然以今上意中事或不妨將順也唯英宗冊立以後則母妃受命婦賀其後俱進牋稱慶一同太后及中宮之儀今則删去意者亦壓于翊坤鄭妃非得已也時建儲大典顒望廿年一旦允行中外欣躍故禮臣不

敢復較小節以怫上旨耳○按英宗册立最幼尚未及百日命名之期蓋宣廟急欲孝恭正椒寢之位所謂母以子貴也今太子年最長受册時睿齡已二十歲而次年納妃過摽梅之期久矣兩朝大典迥異如此

皇子追封

下殤不成服不追封此古今通例至本朝尤嚴如高皇帝第二十六子楠爲葛麗妃出未逾月而薨遂無封典而文皇帝第四子高爔亦因之至純皇帝長子爲昭德萬貴妃出以將及周晬而薨不命名不追封是時萬妃寵震天下又得一索之祥而斤斤守祖宗法如此至肅

皇帝第五子則生僅一日而薨亦賜以名追爵爲潁王謚曰殤此出何典制耶然猶曰帝子也若興獻帝之長子生于藩邸亦僅五日而亡事在宏治庚申至嘉靖乙酉已將三十年矣亦追封岳懷王命首輔楊一清撰墓碑抑何不經之甚耶又至庚申年則已過一甲子始賜名曰厚爔蓋向來玉牒中尚未有名也亦怪矣○按皇子以百日命名而高皇第二十六子尚未及期已先得名蓋未定制也若憲宗長子以正月生至十一月薨亦未賜名何耶是未可曉

使長侍長

國初沿亡元餘習臣下呼親王俱爲使長未知取義謂何如文皇登極後問建文故將平安當時相窘狀安對曰此際欲生致使長耳今親王不聞有此呼矣又侍長之號則今各藩府之女俱有此稱曾細叩何義則云曾其爲侍妾之長也乃至支庶猥賤不膺封號且恣爲非禮者亦例受此呼其辱朱邸極矣今荆敘記戲文中尚有怕觸突侍長之語則此號相傳亦非一日

親王來朝

永樂朝親王入覲者不絕蓋文皇矯建文疏忌宗室倍加恩禮宣德間漢王高煦以反見誅遂廢入朝之事惟

英廟復辟以襄獻王宣宗同母弟曾有疏上章皇后請
視南城起居又疏勸景帝朝南內上感其誠且先有于
謙等以金符迎襄邸之謗欲慰安之故命之入朝情禮
優渥前代無比其歸國時車駕又親送至盧溝橋特賜
以護衛時護衛不設久矣此後親王不朝者將四十年
至宏治八年上復下詔召崇簡王入京以聖祖母聖慈
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欲一見蓋崇王亦憲宗
同母弟也時倪文毅岳爲禮卿抗疏力止以黃河泛溢
中州亢旱三王之國物力不充爲言上曰卿等說的是
但朕承聖祖母意已有旨往取王來了迄未允未幾忽

奉中旨免王來余味倪疏末有云太皇太后享天下養崇王親愛所託恩禮無加今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舍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厪聖慮雖欲悔之無及矣此等語切中人情意中事雖欲不允得乎此雖孝宗轉圜亦特論者婉曲眞切有以動之

親王迎謁

天子行幸至藩王境內例出迎謁祖宗朝唯永樂七年巡幸北京至濟寧州魯王肇煇來朝次年還京亦如之其後武宗巡遊最頻然未聞有親王朝謁一事至于山

西大同府駐蹕更久太原府亦會臨幸初不聞代王與
晉王如何祇奉至正德十四年南征過臨淸州則德魯
二王俱在境內亦不云迎見行在也惟嘉靖十八年世
宗幸承天府先敕諭路近王府封疆者出城候駕跪迎
道傍駕至行殿行五拜三叩頭禮於是趙王迎于磁州
汝王迎于衛輝鄭王迎于新鄭周世孫迎于鄭州徽王
迎于所封鈞州今禹州唐王迎于所封南陽府俱宴賜
有加而朝宗王會之盛極矣故事親王非迎駕及掃墓
不許出城一步至萬歷十八年故相江陵張公以葬父歸
過南陽唐王出郊謁具賓主及答拜留欵張坐南面王

相向講敵禮至襄陽府則襄王亦倣唐例無少異葢朝見伏謁之禮一切不講而親藩反以得親奉謦欬爲幸事僭紊至此安得不改又先期遣牌云本閣部所過二司謁見俱遵見部禮葢勒其長跪也于是手板折腰與州縣下僚無異但布按二司惟入吏部始行跪禮至私第則仍以客禮見江陵妄自尊大幷典制不復問矣

趙王監國

永樂二年上在京師今南京以第三子趙王高燧留守北京永樂八年改命皇長孫留守而燧猶留行在時皇孫睿齡十有三矣至永樂廿一年上在行在頻以疾不

視朝中外事悉命皇太子決之時仁宗英斷裁抑宦寺而內臣黃儼江保等尤見疏斥因日譖太子于上賴聖明不能間然亦稀得進見矣儼素厚高燧嘗陰爲之地詐造毀譽傳于外謂上注意趙王外結常山護衛指揮命孟賢等舉兵推趙王爲主因謀不利于上并皇太子時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善密告賢天象當易主賢等謀益急令興州後屯衛軍高正等連結貴近就宮中進毒于上候宴駕即刧取內庫兵仗符寶執文武大臣令高正僞撰遺詔付中官楊寶養子至期以御寶須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皇帝時有常山護衛總旗

王瑜者高正之甥也正密告之瑜力諫不從瑜遂非時上變上覽僞詔震怒立捕楊養子斬之命急捕賊盡得之召皇太子趙王勛臣文臣等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鞫之上顧高燧曰爾爲之耶燧戰栗不能言皇太子力解之曰高燧必不與謀上以王射成以天象誘人先誅之賢等更加窮治勿令遽死未幾并其黨悉誅此事詳見實錄中務爾趙王之罪不容赦矣鄭曉吾學編敘此事不云高正等謀弑殊爲失實趙王以洪熙元年之國彰德宣宗征漢庶人還師時欲乘虛襲趙以楊士奇力諫而止似乎失刑○高正一作高以正後歷官至都督僉

事

楊東里議趙王

宣宗之討高煦也回師欲襲趙時楊榮極贊成之賴楊士奇力諫而止人稱其功至今不衰然士奇之誌贊善梁潛墓也云永樂十五年車駕狩北京上有疾兩京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權倖飾詐爲間一二讒人昕于外會有陳千戶事連梁潛遂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也所謂萌異志者蓋指趙王高燧權倖者內臣黃儼江保也既謂趙有異志何以力保其不反且知梁潛之冤矣何以自文皇崩後又相三朝二十餘年不一爲

潛白見冤狀使得昭雪于泉下耶方仁宗監國時潛又與士奇同爲侍臣之副殆不可曉○潛曾主永樂十三年會試又主十五年應天鄉試

周定王異志

周定王橚高皇帝第五子高皇后出初封吳國于浙江之錢唐繼改封周建國河南開封府至洪武二十二年自棄其國走鳳陽上命遷之雲南未行赦歸建文帝卽位王次子有爋告王謀逆又竄雲南巳召還留京師比靖難師入出見文皇哀之復封開封王上書言汴城歲苦河患上爲營洛陽新宮將徙封焉未幾又言河堤漸

罔乞仍脩舊宮以省煩費上又從之永樂十八年十月護衛軍丁奄三等變上變告王不軌召至京師面詰之示以告詞唯頓首稱死罪乃革其三護衛放還夫定王世所稱賢者而舉動乃爾其初有𤍠𦧟語尙云方黃造謀繼而再告輸伏無辭矣豈非懲六飛屢駕復襲壬午故事耶且當太祖在御不俟父命擅離封域既而俟請洛陽仍戀大梁何其躁動邪再竄滇南終保祿位幸矣

藩府再建

太祖第七子齊庶人之國山東青州府建文中以嫌死國除而太宗第二子漢庶人即封其地未行而改樂安

州後憲宗第十子又國於此是為衡恭王傳至今第八子潭王封湖廣之長沙府後坐妃事自焚國除仁宗第五子襄憲王又封其地至正統間移襄陽英宗第七子又國于此是為吉簡王傳至今第十二子湘獻王封湖廣之荊州府建文中坐嫌自焚國除至成祖靖難以太祖第十五子徙國其地是為遼簡王傳至隆慶二年庶人憲㸅以罪廢不嗣第二十二子安惠王之國陝西平涼府尋以無子國除永樂中以太祖第二十子封其地是為韓憲王傳至今第二十四子郢靖王之國湖廣之安陸州無子國除仁宗第九子封其地是為梁莊王又

以無子國除至憲宗第四子獻皇帝復于安陸建國世宗龍飛陞爲興都承天府懿文太子第四子衡王永樂中降封懷恩王建國江西建昌府未幾廢之後爲仁宗第六子荆憲王封國又改封湖廣蘄州至憲宗第六子又封其地是爲益端王傳至今仁宗第十子衛恭王建國河南懷慶府未行薨卽改第二子鄭靖王自陜西鳳翔府徙國于此傳至今英宗第五子秀懷王之國河南汝寧府無子國除卽以封第六子爲崇簡王傳至今憲宗第五子岐惠王之國湖廣德安府無子國除卽以第九子壽定王補封其地又無子國除至世宗朝又以第

四子封德安是爲景恭王不數年薨亦以無子國除憲宗第十一子汝安王之國河南衛輝府無子國除宏治間又建興府於此獻王以逼黃河爲辭乞改安陸上允之至今又爲潞王府則先帝穆宗之第四子而今上之同母弟也以萬歷十七年之國按安陸之封再絕而興邸肇開遂爲萬世豐鎬之地德安之封再殄再續而景王又世宗愛子幾有奪嫡之漸終以胙土不嗣蓋廢興莫非天意不皆地靈也○按太祖第五子初封吳王旋改封周蓋以上霸府初開曾以吳王紀號故亟更之也至懿文第三子允熥又封吳王何耶不可謂非方黃諸

公之失矣又如憲宗於景泰中從太子降封沂王英宗復辟太子反正則沂亦靑宮潛邸不宜再封至涇簡王爲憲宗第十二子宏治十五年又之國沂州憲宗初被廢雖不入沂然景帝時給事中徐正曾密疏欲出太上及沂王于沂州矣此等嫌疑之地卽不封建亦可是時劉晦菴當國李西涯謝木齋爲佐何以不商及此

郡王謀叛貸命

宗室中謀不軌者親王則有漢府高煦寧府宸濠郡王則有安化王寘鐇皆罪狀顯著夷滅無辭若正德中歸善王當沍之死人尙以爲冤其他支庶如代府充灼之

屬尤么麽不足數惟情罪最昭灼審鞫最詳確猶得死牖下者無若景帝初年處岷藩事最爲失刑岷府廣通王徽煠者太祖第十八子莊王之第四子也有武岡州民蒙能等投爲家人導以不法又引致仕後府都事于利賓以相術干之謂煠有異相當王天下因謀逆將以景泰二年五六月起兵直趨南京據大位先以金造轟天王之寶又以銀造靈武侯欽武侯諸印改年號曰元武僞作勅書遣蒙能及陳添仔等以貲幣并印賜諸苗帥會兵大舉未行而事洩上遣駙馬焦敬內臣李琮往徽之煠時未有兵束手就道比至鞫於廷俱伏反狀適

湖廣督臣王來等亦奏陳添仔蒙能等所招苗賊助蝶
會蝶已行官軍連擊敗之大潰蒙能隨苗兵逃遁廣西
并以蝶所須偽勅來上景帝謂謀危宗社法不當恕姑
屈法貸死斥爲庶人并家屬禁錮鳳陽弟斬于利賓以
徇又五年爲景泰乙亥蒙能匿蠻中白稱蒙王糾引生
苗三萬餘寇龍里等城湖廣鎮臣以聞帝命貴州廣西
文武大帥會湖廣合勦時能已破銅鼓諸衛所殺都指
揮汪迪聲勢大振撫臣尚書王來壽告急兵部尚書于
謙至自請往討帝不許但命總兵南和伯方瑛進兵至
英宗復位始殲焉凡平寨一百九十五斬級三千而他

師不與焉此事首尾五年黔楚騷動蒙能何足道徽楪者僭號紀元僞造符璽圖踞留都其罪豈在寘鐇之下猶得保首領終天年政刑如此宜景帝之不終此事紀傳旣少見爰書亦不存人無知者故備列之若較之近年楚府刼槓一事至論斬傳首眞可謂倒置矣

兄王伯王

晉定王濟熺太祖第三子恭王㭎嫡長子也旣嗣位至永樂十三年爲庶弟平陽王濟熿所譖削爵禁錮時太宗寵信熿卽以熿代封晉王後淫暴不法幷誣陷兄事漸露仁宗卽位還熺冠服及王號徙居平陽稱之曰兄王

宣宗即位進稱爲伯王宣德二年濟熿通高煦事發削爵錮鳳陽而熺居平陽如故宣德四年熺請還太原奉恭王祀上不許命建廟于平陽復書以太宗建都北京即作太廟于北爲比是時晉竟虛國無王至宣德十年熺薨子美珪始以平陽王嗣晉王位歸太原時熺昭雪久終不還國亦終不得稱晉王其故竟不可知○濟熿先封昭德王改封平陽其妃爲曹國公李景隆女熺之廢景隆之力居多

淮王宗廟稱號

初淮康王世子見濂早卒謚安懿世子無子康王老請

以次子清江王見澱攝府事王薨見澱尋卒謚端裕其長子祐棨襲爲淮王而以見濂追封淮安王其妃王氏爲王妃時冊稱安王爲祐棨伯父故其常祭祀號安王稱王伯清江王稱王考其所居宮王氏仍世子府內而本生母趙氏入居永壽宮輔導官謂非宜言於王上奏其生在安王卒後未嘗爲嗣欲加重私親事下禮部移江西守臣勘復乃謂安王伯父之稱本諸祭詞唯稱清江王爲王考於義未協按禮諸侯之子爲天子後者稱于所後之天子而不得稱於所生之諸侯別子之子爲諸侯後者子爲天子而父非天子則必追尊之詔已布

子天下乃可稱其父爲天子子爲諸侯而父非諸侯則必追封之請已允于天子乃敢稱其父爲諸侯今之親王即古諸侯也今之郡王即古別子也親王所主祭之王則諸侯之禰廟也淮王既不後于其伯則非爲人後者欲乞以清江王追封入廟與安王同爲三世之穆似兩得之又生母趙氏未得進封遽稱國母先居永壽宮此則其非據者於是禮部尙書劉春謂安王雖未封而卒今已追封爲王祔榮雖生於安王卒後今既入繼親王則實承安王後矣皆朝廷之命非所承也乃更欲追封其本生之父則安王封謚之命將安委乎徒欲顧其

私親而不知繼嗣之重事體殊戾況安王既追封入廟爲三世之穆清江又欲進封則一代二穆豈禮哉況廟號稱呼不可以制册爲據唯當以所後爲稱其清江王祀事宜令次子祐搽主之淮王無與焉所居宮則安王妃遷入承壽宮清江王妃退居清江府斯禮典法令皆得矣詔以其援據甚明從之此事之處分在正德八年按前江西守臣所議郎他日張桂等繼統不繼嗣非爲人後之說也禮卿劉春所議郎大廷公論力諍以爲上承孝宗之嗣一代無二昭二穆之說也次子祐搽主清江王祀事郎進封崇仁王爲興王奉興邸祀之說也至

于生母趙氏退居清江郡王府則當時章聖蔣后尊居大內舉朝無敢以爲非者其時情勢又非藩國比也淮事去世宗議大禮未十年而取舍從違矛盾顛倒一至於此非天子不議禮信哉其後嘉靖中見澱竟加封爲淮王謚曰端蓋議禮新貴人正借以伸己說也劉春之議至是詘矣

藩國隨封官

先朝親王出閣例選翰林二人侍講讀天順初英宗從李賢議改用進士二人授翰林檢討及之國即陞其國左右長史從行歲久加服俸終身不得他遷士人苦之

宏治間進士十人被選至與太宰耿文格相訢詈互呼爲畜生嘉靖間吳秀水鵬秉銓亦以選藩僚爲中書劉芬所窘辱雖皆受重譴不顧也及萬歷戊寅潞王出閣輔臣始議定旣授史官劾勞年久俸滿陞參議以出諸進士始免曳裾之憂此江陵公曲體人情處也是時先入同年董枇徐聯芳俱以此官外轉藩臣遂爲本朝創典然二公俱不振至萬歷壬寅福王講讀用韓孫愛陳翊龍拜檢討亦遵董徐往例需次參藩然在都下時雖隸人亦以假翰林呼之又絕望華要居平多邑邑至於長史皆于藩封定期之頃吏部乘間奏用進士部郎充

之臍此選者如長流安置舉家哀慟因思史官爲王官固爲失意永樂二十二年仁宗第八子滕王之國雲南上命左庶子姚友直陞雲南參政掌滕府長史司事雖其時親王體峻特屈宮僚爲相然其法自可師後世若遵此例人必樂就無論史職郎官俱無辭矣況以三品大吏統八所屬官體統截然郡縣亦無敢相撓此最善法也姚後終太常寺卿時同封者有鄭越襄荆淮梁衛七國如鄭府左長史則以春坊左司直王淪陞任尋入爲戶部郎中陞左侍郎巡撫兩浙卒于景泰初元右長史則以吏部考功員外郎何源陞任尋入爲文選司郎

中後終江西布政使卒于正統初年越府右長史則以刑部員外周忱陞任入爲戸部侍郎撫江南終尚書卒于景泰四年謚文襄襄府左長史則以詹事府丞周孟簡陞任至宣德五年庚戌終于官梁府右長史則以吏部郎中宋子環改任後改越府宣德八年終于官衛府左長史則以春坊左司直金實陞任至正統四年爲會試同考卒于京右長史則以四川道御史楊徽陞任後亦卒於官皆不幸早歿未得他徙初未嘗錮之也英憲以後始漸不然矣○長史顯貴者無如世宗入紹之張袁二公俱峻登撡地然張景明爲左長史二十年而歿

距上龍飛未浹月也雖得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恭僖然緣慳極矣右長史袁宗皋亦二十年自興邸來峻拜禮書文淵閣不三月而卒于位猶之不用也豈設醴祿料天賦自有限耶

安置二庶

天順三年十月淮揚巡撫都御史滕昭上言建庶吳庶俱安置鳳陽官軍巡警擊柝聲聞陵寢或有不逞之徒事出意外卒難防禦乞將二庶送有軍衛城池或即移鳳陽廢中書省嚴加防範上曰安置已定不必動至成化三年九月南司禮太監覃包等奏建庶吳庶自天順

初安置鳳陽其帶帳幔靴俱已敝盡又人口一十八名歲給布縑綿絮今死亡者五人因而減給所買女奴六人俱無衣布宜為修補詔下工部勘給之時吳庶先卒懿文太子之後僅存建庶一人其後釋放又卒嗣遂絕兩朝仁厚雖加優恤而無救于若敖之餒若滕昭者身為節鉞大吏但知逢迎希寵其識反出中官之下眞名教罪人也

下殤追封

本朝皇子下殤無追册者唯蔚悼王為孝宗張后嫡出破例追封然年亦三歲矣若岳懷王厚燠為興獻王之

長子世宗同母兄也生僅五日而薨嘉靖四年詔追封岳王謚曰懷時章聖太后在養悼憶長子故上追崇以上承慈意不失爲孝然竟無名可諱至三十九年始追賜今名亦異矣至嘉靖十六年之穎殤王則生僅一日而薨十六年之薊哀王則生僅半月而薨亦追加王爵賜上謚何也因思成化元年正月十九日上第一子生爲昭德宮萬貴人所生本年十一月廿六日薨時萬寵冠後宮吳后亦因之而廢所生乃元子且已及期月竟不加封亦不賜名時李文達當國蓋以下殤未足當儲位之重其見卓矣至世宗長子以嘉靖十二年八月生

十月薨爲閻妃所出甫兩月耳追名載塡册謚爲哀沖太子與憲宗朝迥異矣時永嘉張文忠第三次爲首揆

慶府前後遭變

慶王爲太祖第十六子初之國韋州徙寧夏在今鎮城中傳至王台涨先以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之亂守國有勞特賜勅慰諭且以黃金三百白金五千賚之未幾督兵太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淸參其詔諛寘鐇稱臣卑辱奉旨追還賜勅及所賜物至嘉靖四年又坐不法降庶人以兵圍守之止給祿三百石又徙西安府禁錮台涨四傳而爲今王伸域以萬歷十九年襲位二十一年

遭劉哼之變爲所刧質亦諂附亂卒以求苟免奉嚴旨切責後事平自言困辱之狀又撫按奏慶獻王妃方氏抗節不受汚以死得旌且遣官撫慰賜金修葺宮殿蓋前王先賞後罰後王先貶後褒雖所被國典不同總之變起意外屈節兩番抑揚互見言之均堪泚顙建國雖二百年盡喪親藩之體可恨亦可羞矣

二郡王建白

嘉靖初年襄府棗陽王祐楒疏請追崇興獻王如張桂言并及宗室久錮窮困欲開四民業以安貧宗且省祿糧得旨褒其與國議而宗室事不允行三朝以來諸建

白者及第士者往往談及此事終齟齬中格至今上始決意下令一切宗人俱得充諸生應舉爲中外官天潢二百餘年抑鬱之氣始吐矣又嘉靖九年禮部因覆慶府豐林王台瀚疏上手作書與諸親藩欲將帝子應封者俱止爲郡王而親王次子俱封鎭國將軍先以書示少傅張璁璁謂果如此天下將謂主上薄于本根非親親盛節不如節其歲祿如京朝官本折兼支爲便計上遂持不下而減祿之議亦格至末年始定宗藩條例一靑于是減省祿米而諸藩亦自謂損祿以紓民困因爲成例以至于今竊謂世宗此舉盡善盡美天子之子有

限而藩王支子無窮帝子得郡王如靖江王府事例體不加貶其王子皆鎮國則册世子册妃及建府第等費以至儀衛宮屬又細而校尉樂戶之屬所費不貲皆得省罷又體統不太崇重與地方長吏不至爭禮相訐病況奉國中尉之下舊不降爵此議若行又可遞降至七八品其裨國計甚大承嘉當國肯任勞怨獨此事不能將順聖意使宗藩不億漫無節制民生日蹙隱憂正大惜哉

鄭王直諫

鄭王厚烷以嘉靖十年獻白鵲二于朝上大喜命獻之

宗廟薦之兩宮傳示百僚庶職廷臣多獻賦以彰聖德時太常卿管國子祭酒許論上白鵲論司業陳震上聖德感靈鵲頌尤爲上所嘉納命付史館是爲獻瑞禽之始至十八年厚熜又奏境內溫縣產瑞麟蓋又踵各撫按獻瑞之後矣至二十七年又上疏勸上脩德講學并上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上箴禮怠政飾非惡諫及神仙土木爲規上大怒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謗訕故爾效尤彼勤熨一無賴子耳爾眞今之西伯也未幾因鄭王上表誤失稱臣遂削爵錮高牆所謂勤熨者故周府鎮國中尉也亦以是年先上疏譏切上齋醮興作且

以秦皇漢武梁武宋徽爲喻上已斥爲庶人錮之鳳陽
矣鄭王之疏卽繼之氣亦甚壯但貢諛于先而切諫于
後似乎市名釣奇史稱其好爲詭激不情之事非誣也
隆慶初復爵赦還國增祿四百石壽考無恙直至今上
辛卯年始薨嘉靖六年河南靈寶縣河清五十里鄭府
盟津王長子祐橏獻河清頌上悅賜勅褒奬鄭王厚烷
匿之不發祐橏上疏訴之上命烷速還仍吝不與上怒
鐫諭甚厲始歸于盟津至嘉靖九年八月河南懷慶府
産瑞麥瑞瓜嘉禾鄭王厚烷又奏此知府王得明善政
所召上命河南守臣奬諭得明蓋其獻諛無恥非一日

矣方上之事元也又有駙馬都尉鄔景和者尙與獻帝第二女永福公主主先逝景和以戚臣召入西苑供撰元文上疏力辭云臣不諳元理不敢奉詔上震怒奪爵發原籍爲編氓景和本直隸崑山人遂流寓吳中歲久以公主墳墓南北隔遠不得奉祭祀哀請乞還上憐而許之亦至穆宗登極始復其爵與同時駙馬京山侯崔元貞邪霄壤矣

鄭世子讓國

鄭世子載堉者鄭王厚烷之嫡長子好讀書明歷法久爲世子當襲位不願受爵自萬歷辛卯辭疏屢上不允

至乙巳年疏猶不止禮部議載堉以世子之爵終身而
命其子世孫翊錫代管府事以待異日承襲鄭王之爵
上已允行載堉復疏力辭謂庶子襲封有違祖制且于
近日欽須要例所載相戾又言身年七十衰病不堪宜
令載壐襲盟津王代理府事他日入繼親藩之統而身
及男退居庶子襲封郡王之例上嘉其恬讓褒美甚至
特允其請且命其父子俱以世子世孫終老而聽孫承
郡王爵按載堉本鄭國始封靖王瞻埈之六世孫也靖
王傳簡王祁鍈生十二子其第四子爲東垣王見濱則
載堉之本生祖也簡王傳康王祐枔無子厚應簡王第

三子見濍之子祐橏入繼而見濍先以罪廢乃以見湞長子祐檡進封鄭王是爲懿王懿王薨子厚烷立卽載堉之父也厚烷以諫世宗元修錮高牆穆宗放還復國加祿至今上辛卯始薨而載堉應立逮讓國之議起遂以東垣故封還之考鄭三世而絕祐檡入紹已追爵乃父見湞爲定王至厚烷而南面亦三世矣盟津旣以罪斥至載壐亦已四世稱庶人無復敢以倫序爲言者載堉一旦棄大國而就郡封似屬矯情矣細考嘉靖六年祐橏爲盟津革爵長子撰河清頌以獻上大悅賜勅褒異而厚烷匿之上屢下詔詰責始還之其後祐橏又請

復父爵而上不許益疑恨厚烷而烷所上表偶誤稱弟不稱臣且又抗疏諫止齋醮上意轉怒㰅因訐烷謀反烷亦訐㰅擅殺良民上命勘覈其事既覆奏至則謂謀反盡誣但規切至尊法當首論㰅縱惡播殃亦宜治罪於是烷廢錮而㰅亦重譴蓋兩宗仇隙積有歲年載堉自度一受國封傳襲年久則前釁逾結難解既不忍明言先王互訐受禍之狀又不欲再訟盟津父子革爵之由但以宗法世次自請避位而以鄭國還之祐㰅之子孫既蓋乃父生前忿競之愆又杜載璽他日報復之念其慮深其謀遠眞仁人孝子用心也與之季札契丹之

李贊華何足多讓而禮臣不能詳稽往事一表苦心僅以仁讓見褒乞賜勑豎坊而已惜哉○先是厚烷竄錮載堉遂結庵於宮門外席藁飯蔬孑居者十九年迨厚烷歸國始囘府又奉事其父者二十五年終於辭國連章上控又十五年而始得請眞天潢中異人也

景恭王

景恭王爲世宗第四子時哀冲莊敬二太子先薨景王與穆宗同歲生僅小一月母靖妃盧氏爲上所寵幾有奪宗之漸與穆宗同日封王後之國僅四年而薨無子國除其妃仍還京居恭王舊邸至今尚在然孤煢悴

幾不聊生景王乳母年已篤老至行乞閭閻余幼時曾識之備道當日章華兎園之盛及恭王驕侈漁色輒潸然泣下使聽者惘然

藩王獻諂

嘉靖初年議追崇興獻王其得志而取富貴者如張桂諸人不必言即親藩亦有楚王榮誠貢諛附和僅得勅賜奬他無所褒賞鄭府棗陽王祐檈亦頌言大禮尋以罪削爵援議禮功得復故封而楚府儀賓沈寶者亦以言大禮得加一品服俸後以誣奏楚王顯榕謀叛勒爲編氓至嘉靖中葉以後則世宗方西宮修齋醮其時方

士如邵陶輩士人如顧盛輩不足論而親王如徽恭王厚㷃及其子庶人載埨相繼附會事元俱給金印並封眞人遼庶人憲㸅效之亦得印并眞人號二王俱恃上寵橫於其國未幾俱以淫虐不道坐法廢削徽遼二先王俱不祀夫以天潢介藩下同諧媚邪佞所得幾何而禍不旋踵楚王雖免於身其子愍王爲世子所弒及其孫也遂有今日華奎假王之勘吁可戒矣

趙王縊死

俗稱夜臥不得獨一室慮有鬼物侵擾又相傳室有投繯者必覔一人爲替代始得託生因戒人獨寢此皆俚

言不足信然有極異者趙康王厚煜文皇帝六世孫也讀書下士素著令譽晚年屛絕妃御獨居一樓入夜唯一小童侍寢偶夜起捫王足見王縊於床下驚呼妃張氏王第四子成皐王載堄入視則王氣絕久矣竟不知薨以何時也王以正德十六年嗣位以嘉靖三十九年薨在位凡四十年壽六十三王生平無過失不應受鬼瞰徒以仁柔少斷未薨數日前侍兒有見王者咄咄自語若有所恨或云事起于張妃及成皐而長史翟懼罪乃架告于通判田時雨詔械至彰德府王封內斬之王府建樓必無人雉經卽有之王必避不居何以得此想

其或有曖昧未可知矣趙王世子世孫俱先卒僅曾孫常清在世孫夫人遂奏以載垸攝府事矣于是人益疑王之死專爲張妃與成皐事慙恚自經云

徽王世封眞人

嘉靖間徽王厚爝國鈞州姓好琴以與知州陳吉爭新琴事訟于朝上爲杖殺巡撫都御史駱昻戍州守吉及巡按御史王三聘時論不直王王心不安因以重賄賂上所幸眞人陶仲文言王忠敬奉道上悅封爲太淸輔元宣化忠道眞人鑄金印賜之薨謚恭王次子載埨嗣位用南陽人梁高輔者脩房中藥取紅鉛梅子配以生

[illegible]永啼時口中血名爲含眞餅者服之而效遂以藥達
之上并遣高輔因陶仲文以進上又以封高輔爲通妙
散人仍封堉爲清微翊教輔化忠孝眞人賜金印如其
父後高輔在京爲上取梅子不得乃以書求堉故所蓄
者堉不應高輔始怒而上亦疑高輔亦疑堉矣久之上
意愈厭堉堉懼遣儀衛官紀旻齎紅鉛送仲文以轉獻
于上時高輔已與仲文有隙廉得而發之上以密札諭
仲文有莫管徽事之語而堉勢益孤矣會其部內民耿
安等奏王搶子女佔田宅事下彼中勘勘官輩以乃父
銜琴之役禍延撫按追恨之因附會成大獄旨下革祿

米三之二并追奪眞人金印王盃追欲佩始封莊王金符入京自辨撫按遂取傳聞誹謗語入招詞旨下革王爵爲庶人押發高牆廢其國堉聞命先縊其正妃沈氏等十六人旋亦投繯死次妃林氏等取帛殉者前後五十餘人事聞許藁葬城外子女俱送會城周府收管不許請婚封專在嘉靖三十五年至隆慶初元始赦還以一琴細故餘殃再世覆磐石之宗堉雖有罪得禍亦不應至此哀哉正德中淮王祐杞亦與寧庶人宸濠爭琴陷杞幾覆國其琴名天風環珮乃淮王先世所傳異寶也○鈞州犯今上御名已改禹州矣其始封徽也爲莊

王見沛在成化十七年至宏治二年乞陞州爲府時王瀚毅恕主議不從至嘉靖五年厚熼復申前請終以非故事不允然則兩王特以藩封之重欲陞郡示尊而憲宗之封沂穆宗之封裕二州俱無議及陞爲府者何也

遼王封眞人

遼廢王憲㸅喜方術性淫虐時世宗奉元則亦假崇事道教以請於上得賜號清微忠孝眞人賜金印及法衣法冠等㸅每出輒服所賜衣冠前列諸神免迎牌及拷鬼械具已可駭笑乃至入齊民家爲之齋醮自稱高功求酬謝尤爲無賴又以符呪妖術欲得生人首適街有

醉民顧長保者被割喪元一城驚怪其他不法尤多至穆宗御極之二年爲巡按御史陳省禮科給事中張卤所糾奪眞人印又爲巡按御史郜光先發其十三大罪上遣少司寇洪芳洲往勘洪推鞫峻刻與道臣施篤臣務爲深文致㸅國廢身錮後江陵公敗其母妃尙存歸咎江陵求復國廷議還故庶人骸歸葬而國不許復議者以此實江陵之罪已屬可笑乃洪氏之子謂朋選不從江陵指授以致殞身又謂勞道亭堪中丞以謟故相陷洪于死洪得復官勞至遣戍舉朝無人辨白其事尤堪浩歎徽遼二王俱以左道邀上寵一甫及其子一不

免于身並至夷滅雖其自取而當時承勘諸臣各以私
意陷親藩于極典傷國恩甚矣

遼廢王

江陵初殁上未有意深罪之特忿馮璫入横意甚銜之
張蒲坂巳當國因授意同里門生李御史植彈治馮保
幷其掌家內官張大受書記徐爵以嘗上意初無一字
及江陵也及嚴旨逐保於南京諸言官知上意巳移始
交章彈射故相而臺中江東之羊可立最先上疏上尋
晉三臣少卿以旌發奸之功于是故遼府母妃亦露章
訴冤而籍没之旨下矣故廢王憲㸅淫虐不道巡按御

史陳省劾其罪皆不枉江陵初無意深求時廷遣刑部侍郎洪朝選往勘得其殺人諸事謬加增飾且鍜鍊不遺餘力而遼社遂屋然事在隆慶二年張爲次揆其啖未熾亦不得謂張獨主滅遼也是年洪還朝次年已巳卽以大計劾致仕又上疏自辨命閑住洪歸閩後爲撫臣勞堪訐其居家不法瘐死獄中洪子官生競伏闕控辨謂勞爲江陵効力報冤致死乃父詔還其故官勞坐遣戍而遼國終不得復勞旣以承望抵罪然洪之處遼獄人多尤其已甚反用忤權昭雪亦事理之未允者洪初撫山東聞章邱李少卿先芳家富藏書與借觀不與

因起大獄破滅其家李以恚恨死及洪洪非命或謂有天道焉于東阿筆麈但記洪芳洲爲少司寇時遏死故都御史楊順以媚華亭不知有章邱李中麓事也洪與中麓同年進士以此人尤薄之

遼王貴烚罪惡

遼王憲㸅之廢也事在隆慶初年人至今有稱寃者蓋歸罪張江陵有意殄之也不知遼之惡當廢久矣遼簡王植爲太祖第十五子有庶弟二子通川王貴烚嗣遼王在位十五年屢爲撫按科道所彈治英宗每降書戒之不悛至正統四年事盡發初與江陵瀘溪二郡王淫

亂又姦通千戶曹廣等妻女數十人非理姦死者十餘人又杖死長史杜述擅笞荆州知府劉永澤假以進貢爲名奪彝陵江陵等州縣軍民柑橘起人夫逼死者三十人以軍人許俊賜儀賓劉亨爲奴以許俊妻賜儀賓周英璧與之奸其他罪不可勝紀上召王至京親鞫之且示以諸彈章王輸服無辭乃命遣歸革爵爲庶人伴守墳塋仍支歲俸一十石以其庶弟興山王貴燰嗣封蓋貴烚之當失國有餘辜矣時去國初未遠內閣三楊等未敢輒移同姓大國故僅從薄罰又二世爲王恩鍇以私怨一日殺宗室鎮國將軍恩鏑等八十人不數日

而長子死未幾王亦疽發背薨又一世而憲㸅終覆其祀積不善遺殃如此○貴㶁之子豪㷂仍受貴㶁初封郡爵至今傳國不廢而憲㸅之子俱革爲庶人徙楚府銜東矣按隆慶二年刑部侍郎洪朝選所上憲㸅罪狀甚詳皆罪在赦前談者反謂洪不阿江陵欲存遼得罪眞說夢耳

楚宗伏法

楚宗刼槓一案起于道臣周應治之報反成于撫臣趙可懷之鐐杻後來處分誠過然刼掠貨財又無端殺一巡撫尚書何可未減獄成賜死足矣身首異處已覺太

過至行刑顯陵則舛甚矣顯陵爲興邸舊園與太祖子孫何預而祭告之耶始則地方諸臣貪功妄報稱兵謀逆一時喜事者如鄖陽巡撫胡心得等勒兵境上疏請會師張大其事以致用此重典今攻故相者至謂楚宗無死法此議又未確時賢特欲白江夏之冤甚四明之罪未免矯枉過正總之前案失之苛後案失之縱皆時局使然非通論也善乎袁中郎之詩曰國體藩規俱不論老臣塗血也堪憐盡之矣

英㷗弑逆之由

楚愍王顯榕之被弑也事在嘉靖二十四年正月相傳

世子英燿烝愍王所嬖方三兒篡致于室懼爲父所廢遂起異謀與逆徒約以上元觀燈舉事至十八日邀愍王宴進鴆不效乃用銅瓜擊斃以中風暴卒訃于各宗室時撫按先以實狀聞世宗械燿至京伏誅向來爰書及史所書皆然然聞其端不由此先是愍王暴于其國內外俱不能堪人已離心而英燿病躄不良于行其父又愛次子英㸌欲以位畀之屢說燿曰若苦足疾何以不棄名爵學長生燿以是恨怒快意爲冒頓之舉其後英㸌果得立歿于隆慶之五年謚恭王子爲今王華奎即近日宗室所訟爲抱人者也廢長立幼未有不敗如

袁紹劉表今幸免者其子弱耳

楚府前後遭變

楚王爲太祖第六子傳至愍王見弑于世子英燿燿伏法以庶子英㷿嗣位是爲恭王在位久無所出說者謂言不男如晉海西公晚年爲後計者甚密曾屢示意所厚藩僚俱懼禍不敢承乃謀於嬖倖因有孿生二子事英㷿薨子尚幼以武岡王顯槐監國武岡習知其所名子狀盡取先世所藏珍異寶貨以去國人畏發往事不敢詰今王嗣爵已三十年宗人不復奉其約束王尚以法繩之致有華越等訐奏朝議不能決郭江夏署禮部

素不平其事力主發勘因而去位禍延搢紳至今未已
也按英燿以嘉靖二十四年弒逆三十五年徽王載埨
以奪田宅子女四十二年伊王典楧以淫虐不法未幾
遼王憲㸅以酗橫殺人俱削爵除國身錮高牆子孫俱
爲庶人此三國不過縱汰失道尚至廢錮英燿躬爲大
逆惡踰商臣只宜汚潴其宮止存郡王聽鄰藩節制如
故事何以茅土儼然致恭王有李道兒之疑然則愍王
二子一剚刃所生一自斬其祀皆覆載所不受也時當
國者爲夏嚴二公其見終出新鄭江陵之下令人邑邑
○弇州所紀止云東安王顯梡管理府事葢顯槐監國

淫婪不法擅殺多命爲撫按所劾始改命顯梡弇州偶失記顯槐耳

楚府行勘

楚宗室華越等之訐王也初沈四明當國意不欲發其事遂令通政司遏之不上乃主訐王者郭江夏也時正署禮部直發沈遏疏事郭因此爲給事錢夢臯楊應文輩所彈劾去位楚亦得罷勘其冬卽有妖書一事錢楊與康御史輩竟欲坐江夏主使因而波及次揆沈商邱至緹帥王之禎者則欲坐所仇同僚周嘉慶賴大璫陳矩力爭而止諸言者謂江夏父曾受楚王笞借報仇引

楚故相廢遼事爲喻不知江陵已冤此更冤之冤者當
楚恭王壯年時吾鄉有沈樟亭者名失記爲楚紀善相
得如魚水一日忽出春申君呂陽翟二傳示之沈知其
旨以死謝不敢當王意遂移置不復道而他有所屬矣
尋報竟䇿之祥沈懼禍及致其事歸老于杭沈郎馮祭
酒外翁親爲余言且歎曰郭明龍憨矣此事重大得實
時必殺數百人四明不欲行亦老成之見但迎合者詈
郭太甚耳妖書事窜郭僅而得免越一年乙巳錢給事
輩以京考當謫中旨留用蓋當事者酬劾郭之勳也然
諸公終不安其位云

存楚

癸卯楚事與時議存議勘者不一其中各有所爲至議存者更多出私心時惟趙南渚司徒最稱清正亦主免勘蓋非謂郭江夏之說爲非但以事體重大當麗極典者多人且年巳久遠株連逮累一方騷動固謀國長策也當國者方惛江夏示意所厚言路力攻之至云郭父曾被楚王笞辱以此挾仇不知郭父起家孝廉曾守大州楚王安得笞之哉郭甫出國門而妖書事起給事錢夢臯輩遂直以坐江夏且波及歸德次揆而人心始大不平矣是時趙司徒方署銓部大不直之遂欲外遷錢

給事首撡四明怒甚擬旨留鋑而司徒所署印亦遂奪與楊少竿署掌司徒非附四明者特存楚一事偶與之合而心事則徑庭矣建白諸公不悉趙生平概以四明黨目之有識者豈肯輕信耶

蔡虛臺辨疏

癸卯楚府議勘郭江夏因之去位旋以妖書陷之幾死此人心所久憤者近年來事漸白四明謝政江夏望益重一時與郭異同者多羅白簡或借他事中之故儀郎蔡虛臺獻臣其一也己酉冬將舉明年外計時蔡巳歷轉按察使備兵常鎮南御史汪懷德管下巡江遂露章

彈之擬坐不謹中多臚列亦及楚事蔡乃抗章力辨所以并往日堂屬不相得之故于楚事尤娓娓今疏已無可覓偶記其末數行檃括頗核因記之○總記一時在事諸臣始終欲勘楚者郭正域也始終欲存楚者趙世卿也心欲存楚而口不敢言姑推其事與廷臣會議而陰緩其事者李廷機也受楚重賂而忽勘忽不勘以俟內之自罷者趙可懷也楚撫按覆疏至而猶持勘結之說者臣與張問達也問達有揭臣有疏可覆按也蓋欲勘楚者爲耳聞目擊之眞心而欲存楚者亦老成持重之穩計第存之易而勘之難耳正域慷慨任事天宜祐

之可懷首鼠兩端天 宜殛之獨恨擁戴諸臣希光附景以山中之宰相奉爲驅除之主盟異日出山未免少減福力恐亦非正域意也先臣王用汲之言曰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臣則曰逢相之惡其罪小逢將相之惡其罪大云云○故事大計例不許辨辨者有厲禁疏上後人皆爲蔡危之及察處止降三級亦以其詞直也蔡今亦已起補矣○王堯封訟言蔡之枉于是與汪御史俱外出

廢齊之横

齊王爲太祖第七子建文中坐廢靖難後復封後復以

謀叛除國錮南京其子孫皆庶人有庶糧無名封今支屬漸繁橫行留都廊下諸鋪院中諸妓動輒出票取物不還值薦枕不損橐以至僧寺亦罹其害間有自愛者不多得也尤可笑者負販不得志即設一几北面拜自稱謝恩次日繫金帶服象龍拜客家中受人謁賀正不知此章服從何來都下百寮習見以爲故常不復致詰亦隨例與往還正不可解

宗室通四民業

本朝宗室厲禁不知起自何時既絕其仕宦并不習四民業錮之一城至于皇親亦不許作京官尤屬無謂仕

者僅止布政使如嘉靖壬辰探花孔天允榜下選陜西提學僉事時方弱冠尋任浙江提學副使後官至左轄而歸他不可勝紀向來諸名公如弇州輩屢議開禁未有敢任之者頃者建立皇太子詔內直許習儒業入庠序登鄉會榜于是天潢不億始有昇朝之望矣此二百年來最快心事沈四明實草此詔且靑宫肇起普天久鬱之望雖聖心默定已久非出臣下贊決然偶值其時特四明爲時議所不與遂無稱其勞者在他相或不免貪天功矣

宗室名

今帝系以及各藩府名其上一字爲太祖所定而下一字以五行相傳其請名時則禮部儀制司官製名以賜年久人多不勝重複至創爲不雅之字而以金木水火土附之最爲可笑至有讀其名而令人捧腹絕倒者因見宋人亦有寓謔于宗室賜名如士羯士芑士㞗士綏之屬蓋以四字與揭起裩屎同音也刻薄無禮蓋古今同然矣

野獲編卷四終